



河防一覽卷之六

古今稽証

河臣潘季馴輯

王事王元命校訂

副使曹時聘校訂 運同陳昌言編次

泗州先春亭記

宋臣歐陽脩撰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戾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

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錢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

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濫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爲大故余記其大

者詳焉

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爲然又何咎於高堰也

賈魯河記

元至正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

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聽其發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

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
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
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
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脫
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乃薦
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
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
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
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
小軍民咸稟節度便益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
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
十一月水土工畢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
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
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太學士其宣力
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
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
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
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

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
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
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
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
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
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
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
雍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

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
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
河者水放曠則沙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
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之名有治水隄有
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甃隄治埽一
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為埽
臺及推卷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
草用木用找周組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
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

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
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衆也此外不能悉
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
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
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里繼自黃陵岡至南
北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
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
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
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
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
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
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
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
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十步深
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
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
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
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

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
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
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贛店至楊青村接入故
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
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
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
百十有七步其剗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
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
樹置椿樞實以土牛草葶雜稍相兼高丈有三

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
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
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
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
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葶草稍土相兼修築底
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
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
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
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

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四里減水河南岸
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
隄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
百二十八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
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
百三十步內躬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
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
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
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

修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
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
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
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
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
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縶大絳長三百尺者爲管
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
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
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

其上而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
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
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操管心索順埽臺立
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概之上以漸縋之下水
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
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
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
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夜以繼之
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

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
置竹絡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
滿繫之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
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
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
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
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
後其餘管心索如前懸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
五七十步之外或鉄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

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
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
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
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
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
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
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
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三步高丈有五尺接
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

修壘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
唯修壘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
埽堤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
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
以竹絡成一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
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
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
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
高七丈并剝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

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
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
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
六十步內翔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
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
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
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
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
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

十之八西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泗漈
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
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
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
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組絞縛綴爲
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組用舡身繳繞上下令牢
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礮之水中又以竹組
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擗上每組或礮二
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舡腹畧鋪散草蒲貯小石

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於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碯後攔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碯前攔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舡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園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此櫛蘊

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渾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

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歩白茅河口至板
 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歩曹州
 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
 里二百歩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
 里二十歩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
 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
 百五十六歩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
 六里三十歩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
 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

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
 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萬
 二千小石二十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
 沉大舡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
 十有四竹篋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
 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二千二百三
 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椿鐵叉鐵
 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
 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

及運竹木沉舡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押水水積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

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徃徃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後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

於上下因循狃於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故今具錄玄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閱此則見魯之治河亦是修復故道黃河自此不復北徙蓋天假此人爲我

國家開創運道完固鳳泗

二陵風氣豈偶然哉

都御史于湛題名記畧

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侈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備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

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
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
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
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
恤哉

此說海運之害最爲明悉故錄之

大常卿余毅中全河說

洪惟我

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
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爲最難然通漕於河
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
合河淮而一河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較
之往代亦取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
于是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漕者
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
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

又有以縷堤爲足恃而疑遙堤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湍激異甚堤近則逼迫難容堤遠則容蓄寬廣謂縷不如遙是貯斛于孟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訾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溉襲虛舊之談而憐時宜之窺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于釣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迦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漕是以財委壑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民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爲魚耶然諸爲前議者

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
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
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
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
公屢膺河寄洞炤委原才諳精誠並稱絕世爰
偕故右都御史江公決策上

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
矣寬築堤坊則衡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堤固
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

淮不東注矣堤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浸矣修
寶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
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
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
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
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舻若履枕
席轉徙予遺寢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
然顯白矣若謂水馴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
也則堤址既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于合矣若

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
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
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
後海即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
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
力彊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
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
膠柱爲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

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守矣
若謂開壩之復行於稍濬然河渠莫莫而行旅
益通何便如之是倉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
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
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
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爲利
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爲利害也故今日之
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

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河之人尤難知知
河之人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與

驅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
而走也使非

聖賢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繫騏驥
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必
殺使非

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拘甲制也其何能功蜚蝗蔽
天則農穰不能善其功也其何能功王造亦廢馳
驅使非

聖明之不惑浮言而必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
坡則牧豎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樓季不敢踰使
非

聖明之嚴懲墮窳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
刃則公輸不能以斲虛鷲之粒則易牙不能以
炊使非

聖明之破格折兌而大費不吝也其何能功張鵠以
行賞然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不
奔使非

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何能功昔晉富

平津河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
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善
乎部疏有云其本在

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
之治河者其尚仰體

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聆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
踵而行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愒勿
以功非已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
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頌如此則漕河之

允翁當與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余謹不嫌侈大贅筆于簡作左
契焉

此篇獨悉順治之法故錄之

隆慶六年工部覆止泃河疏

題為河道工完水消懇乞

聖明申飭總理憲臣及時計處經久長策以裨新運

以免後艱事該左給事中雒遵題據山東分守
叅政等官劉孝等呈據兗州府知府等官朱泰
等勘得自馬家橋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起葛墟
嶺下止一段計水面長三十里該挑口濶三十
丈底濶七丈除水挑深一丈八尺與馬家橋河
底相平且本河水來自薛河上下及東山一帶
山水五六月水發之時勢甚漲漫縱築土堤不
免衝決工程最難葛墟嶺頂起至曹兒莊天齊
廟止一段計長二十里該挑深六丈一尺五丈

二三尺不等方與馬家橋河底相平岸既高峻
若非斜坡恐致傾墜凡鑿深一尺必湏兩岸各
開二尺斜作土嶝以便人夫上下連底占河身
七丈共該挑口濶三十一丈隨經委官部領人
夫七百二十名於嶺頂開鑿一工自隆慶五年
十月十八日興工長十丈闊雖八丈除兩頭斜
坡實止濶三丈五尺四丈不等至十一月十七
日止計二十九日用過人夫二萬八百八十工
工食銀六百兩僅挑前工上有黑土四尺下多

砂石二三尺不等層裏又係疆土以下紅砂石
層層厚一二尺不等鍬鑿難施俱用鐵鍬石木
等錘開鑿深淺不等深處二丈五六尺淺處二
丈二三尺以下砂礪石愈加堅硬內有東西
兩工泉水湧沸急流有聲岸水之工更多前項
工程以下再挑二倍方與水平相等較之先做
一分尤爲加倍一則高下出土之難二則晝夜
徹水之苦實難開鑿自十二日至十六日止計
五日岸水方纔見底及至動手天又將晚經過

一夜水積尺餘無計可施自嶺頂東南至天齊
廟沿路又挑四工長澗各一丈掘至二三尺下
俱是疆石泉水湧出隨徹隨盈十夫做工十夫
徹水尚不能勝再掘尺餘疆石愈大泉水愈多
據此二十里岡嶺若強欲開鑿其貲費不可以
數筭也又嶺下西路自利國驛起由郝家莊中
心溝至曹兒莊止計一段長三十八里地勢雖
少卑窪但郝家莊後一帶兩邊近山掘試俱係
連根青石尤難開鑿無容更議曹兒莊起由大

房嶺至棗兒莊小房嶺止一段計長一十八里
原無河形該挑深三丈八九尺不等口濶三十
丈在于天齊廟前挑試一工長濶一丈挑至二
尺以下即有礮石大者如升斗小者如鷄卵層
疊堅硬不能用鋤惟鑿可施一鑿不能竟寸石
內泉水湧出終日撒打難盡夫役開鑿愈甚艱
難大房嶺前微有窪水棗兒莊見有小溪濶一
二丈水深六七寸不等中間挑試四工礮石泉
水難鑿同前又據鄉民郭相等同稱伏秋天雨

山水泛漲平地一尺濶一丈見河形
嶺起至萬家莊彭河頓家莊止一段計長一
八里見有河形口濶四五丈深一二尺尚該挑
深二丈二三尺不等濶一十二丈不等自萬家
莊挑試一工長濶一丈掘至二尺下俱是礮石
用鑿開掘僅入半寸兼之泉水湧發徹取不及
掘石水中極為費力彭河日以下挑試二十工
二三尺之下掘石徹水工力艱苦較前尤甚頓
家莊起至侯家灣止一段計長二十五里河濶

七丈水深二尺六七寸不等該挑深二丈八九尺不等在於頓家莊以下挑試七工窵至二三尺俱是砂礪石鑿不能入俱難用工等因該各道先後叅勘得湖嶺浩廣計開鑿之功何止於十年水石堅深筭用工之夫終疲乎三省工費不貲竟難就緒寺因又據徐州兵備等官副使馮敏功等呈據淮安府知府等官陳文燭等勘得山東地方侯家灣起至岔河口止一段計長四里零六十一丈水深一二尺不等內二里一

百四十丈石露水面一里零一百丈有浮沙下俱平底大石隨委官於隆慶五年十月十九日領夫一千名在於彼處興工河底有石走砂引水難以用工先開月河一道改水流行隨於原河有石處丈量一段長十三丈濶十丈打壩斷流分爲六工每官各做長二丈二尺濶十丈各將工內撼動大小浮石盡行扛擡兩岸河底俱係過河青板大石又取石匠四十五名各用鐵鑿油錘打鑿數日僅及寸工至十一月十三日

止計二十四日共用過夫匠二萬五千八十工
銀六百九十七兩時日既久工力徒施委難開
鑿又勘得岔河口起至楊家林止一段計長一
里零七十四丈有露面大石數處自楊家林起
至李家道口止一段計長七十九丈錐探砂石
相兼李家道口起至良城橋止一段計長一百
七十六丈徧河俱係露面大石於橋東岸挑試
一工長濶各一丈深八尺下係大石又於橋西
岸挑試一工長濶各一丈深九尺下亦係大石
良城橋起至馬蹄灣溝口止一段計長一里零
一百一十丈挑試一工長四丈深濶一丈底有
走砂難以深入溝口起至水靜溝止一段計長
一里零三十八丈內有截河大石寬廣深厚餘
俱砂礮於截石兩旁挑試二工土下二尺俱見
大石又共挑試一工長十五丈闊二丈深一丈
錐探底有大石水靜溝至泃口橋止一段計長
九里零五十八丈俱係泥土挑試一工長四丈
闊二丈深一丈底有走砂隨挑隨陷再若加深

岸必傾覆且據鄉民胡覲等稟稱每年夏秋各山水勢驟發高至數丈居民房屋常被衝蕩且兩岸地勢高阜既不可張水門又不可開水櫃諸水會集難以防禦傷船之害勢所不免實難開鑿又自泃口橋起至譚家園止一段計長三里零九十丈河形見闊一十四丈水深七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自譚家園起至王史舖止一段計長十二里河形見闊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王史舖起至瓦子

埠止一段計長十里河形見闊十二丈水深五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三尺瓦子埠起至齊家莊止一段計長二十里河形見闊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二尺以上河身土砂相兼雖可挑濬但譚家園下有營河一道內多滾沙每遇山水泛漲乘水擁至易於淤塞又有成字河一道夏秋奔流易於衝射終爲河患又齊家莊起穿蛤鰻土巨連汪等湖至杲家口止一段長六十五里湖心原係積水舊汪其餘皆

係滄浸民地水深五六尺不等較測水平比之
上源河底尚高一丈三四尺北有蒙陰管河加
口成子河諸水瀾漫浩蕩非築隄不可成漕灘
窪不平非挑濬不能通運然挑河於巨浸必不
能固須下椿捲埽且取土於數里之外况沂河
之水每遇陡發衝射甚猛今欲築隄橫截恐亦
難捍又杲家口起至直河口止計長二十一里
零四十五丈中間周湖柳湖水勢相聯渺無涯
岸然深處止四五尺比之上源河底上高一丈

二三尺必須更加挑深方可通運今湖坡之內
蕩然一壑水將安徹又須多用椿草高築隄防
今四面皆水無從取土雖議用小船裝載亦覺
道路艱遠難計工程况洳河出直河口復歸黃
河則平昔險溜處所未盡避或遇黃河暴發
則直河出口之際難保不淤是又不能無慮也
等因該各道先後叅看得前項工程築鑿之費
既已不貲而衝溺之虞有難預料雖耗公家之
巨蓄難收運道之全功等因通呈到臣臣與催

運御史張憲翔勘議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各
官同稱水中難以築隄臣獨爲勢不甚難使鑿
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則其堤
尚可築也但其工不得施於葛墟嶺未開之先
泃口鎮至齊家庄一帶見有河形水亦可舟工
夫省力莫此爲最蛤鰻周柳等湖雖匯水汪濊
倘濬道下流瀦水亦能漸去使無葛墟嶺侯家
灣良城山假以年歲不惜貲費濬河築堤以通
漕艘雖不能盡脫宿遷以下黃河之害將不可

避徐呂二洪之險哉無柰葛墟嶺高出河底六
丈有餘開鑿至二丈以下未及其半下即有礮
石水泉湧出有聲侯家灣良城等處雖有河形
流水水底俱有過河板石兩岸又多露石參差
石在水中既不能火煨又不得錐鑿其勢必不
可成功縱成功亦不可通漕昔先漢時人有上
書欲通哀斜道及漕事爲抵蜀從故道多阪回
遠君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
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時張卬拜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衰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
不可漕至今論者不韙侯家灣良城一帶伏石
根盤不斷脉串二洪縱令形河再深丈餘亦水
湍石也葛墟嶺設使可開舟運於六丈之下人
牽於六丈之上勢豈可漕耶且葛墟嶺緊防南
北通衢去徐州洪僅七十里前人鑿洪之時諒
必經歷此嶺諦較難易豈肯舍此易開之嶺而
苦鑿難開之洪哉故諺有之曰寧鑿二洪不開
一嶺此言雖俚可稽實難又恐蛤鰻周柳諸湖

築堤水中工費無算然葛墟嶺侯家灣良城一
帶上源山石既不能開鑿湖中築堤豈能通運
况運道借用黃河已經百數十餘年見今復安
故道時加修防可保無虞漕規一加整頓運船
亦自蚤能如期過洪入閘其機甚易又何必過
費苦役以復開泃河哉再惟該部

請開泃口河渠者思遠避河洪固爲保運之謀也臣

愚

請止開泃口河渠者恐枉費財力功緒難成不敢取

誤

國之罪也但該部得於所聞臣愚本於所見又親嘗歷試尤爲的確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有據覆議題

請行令河漕官益修已安之運道大振久壞之漕規預止無益之工程愛惜有限之財力庶

國計人情永爲便利等因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憲翔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泃口之議起

於都御史翁大立蓋當黃河衝決之時漕運阻塞之後博采羣議開陳此策一時人情洶洶咸謂舊河難恃本部亦見頻年治河所費不貲而阻溺之患歲不能免既經都御史翁大立題有前議相應及時查勘續爲題

請荷蒙

皇上軫念

國儲

特差臺臣勘議復因科臣查勘功次再加叮嚀無非

多方講求欲爲

國家建長久之策今該科道諸臣奉

命查勘躬親探謂泃口必不可開具題前來所見必
真但事關軍國大計不厭詳細即今本部尚
書朱衡奉

命經理河工見在地方合候

命下移咨本部尚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
恭虛心再加查勘務求的實果如科道諸臣所
言難以開掘別無遺議徑自具題施行

萬曆二年工部覆止泃河疏

題爲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泃河以圖永利事
該工科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據山東叅
政馮敏功等呈稱行委兗州府同知等官樊克
宅等會勘得自泉河口水面至性義嶺頂從低
至高二丈四尺五寸又加挑下河身一丈共挑
嶺頂深三丈五尺爲止其嶺頂督夫試挑稍下
即有砂礪俱用鑿鑿鋤斫隨即碎起泉水湧浸
又侯家灣水面巨石參差難以施工隨向陡溝

至岔河口迴避處所下有伏石未能逆料自性
義河至岔河口共低四丈四尺總計泉河口挖
泥作隄之工十里琴溝以下開河全挑之工二
十三里七十丈性義嶺掘嶺之工十一里七十
丈嶺西開河全挑之工四里巨梁橋東因河挑
挖之工三十一里彭河以下隨河刷濬之工三
十一里臺兒庄以下迴避至岔河口全挑之工
十二里合用人夫并攔湖截水防潦築隄建閘
建壩工料通共用銀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一百

八十二兩一錢又據南直隸委官淮安府通判
蔡玠等會同探測估算大約自性義嶺至陵城
湖上高於下自陵城至大河口下高於上合計
窪地夾隄爲河者該一百九十二里五十丈平
地挑土成河者該三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因
舊河身而拓開成河者該九十八里其良城以
至馬蹄灣石隱水底今放乾河水則河底板石
露出計長五百五十丈共計河面闊二十丈底
闊七丈估議石匠五百人夫三千名期以二年

鑿深然皆非人所嘗試之工臨期果否報完亦
難逆料此外所可慮者則有大河口倒瀆之淤
山水暴漲之患今自大河口探測水平浪石以
裏頗為窪下見今黃水灌入從此旁流溝渠分
洩入海山水自泃口而下至邳徐桃源率由東
北以趨黃河今開河欲遠黃流悉在諸湖之北
誠恐開河之後山水勢必奔湖計非橫過運道
無路以達建閘修隄築壩防禦之策所不容廢
也總計挑河築隄建閘壩通共用銀二百六十
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六錢一分等因到道
該各道會勘與前相同總計工料共用銀三百
九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兩零如果黃河必不可
用故道必不可復

國家運道別無他路可通則泃河雖有崎嶇之險
勞費之大亦萬不得已而當竭力以圖之矣但
今日之計既欲修治黃河以紓目前之急則力
有所分勢難並舉其施為緩急之序非各道所
敢擅擬也等因到臣該臣與工部郎中張純會

同河道都御史傅希摯僉運御史劉光國親自復勘得地勢水源開築難易大畧與該道所呈無異諸所稱難亦人力可爲非終不可成之事使此河果有利無害或利多害少可以一勞而永逸則當斷以不疑毅然舉行穿山鑿石夾湖改水築隄建閘百凡艱難皆所不辭財用人力亦不足惜但臣等反覆思惟作事當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爲謀貴審之於始而慮其所終我國家資河以爲漕治河即所以治漕也使河水安

流漕亦永利又何必別爲漕計今惟黃河日漸淤墊奔潰遷徙勢所不免兼之二洪爲險茶城多阻皆自來爲漕患者傅希摯目擊其艱焦勞爲計因節年未定之議爲通漕善後之策意以此河一開則清河以北夏鎮以南一帶六百餘里黃河可遠二洪茶城可避漕可恃以無恐策無便於此者若不論漕之大勢而止論一節不遍履地里始末而止據人言鮮不以爲萬全之計也孰知今所慮者慮河之決也萬一南決淮

揚則南無漕矣北決豐沛則北無漕矣南北有
一於此中間泃河一段將安用之不可一日無
漕則不可一日不治河也河乃漕之大勢治河
可以兼漕泃特漕之一節開泃亦須治河是治
河爲急開泃爲緩理勢之的然可見者也臣等
詢之河臣及瀕河居民僉謂自直河至清河三
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若於此段別創一河則
逼近黃河其患易侵即使高厚其隄亦難保其
不衝與其創新河而倍加隄防之費孰若仍舊

河而獲不勞之逸是此三百餘里者似無賴於
泃當仍舊貫不惟省無益之作而落馬等湖黃
水之灌與大河口倒流之淤皆不得爲我害矣
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誠恐河衝蕭
碭則涸二洪衝睢寧則淤邳河不得已而開性
義嶺以通泃河又必使良城石不爲險豐沛水
不能衝則泃河二百里斯爲全利藉此二百里
之利以避二洪邳河之害方爲得計此先年河
臣建議止欲於直河出口者蓋有見於此耳今

仍議開至直河出口如該道所估可費一百五十余萬金與其通開五百里之遠利少而害多孰若止開二百里之近省費而有利之爲愈也臣等竊以爲直河而下斷在可已直河而上猶所當講者也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改口直河尚恐有似茶城此又所當慎重而不可輕率者若遽請

內帑輒與大工恐有後艱咎將誰執合無先用在官徭夫動支河道官銀用資犒賞先鑿良城石工以開華兌之工程預修豐沛隄防以杜黃水之東注俟二工俱有次第然後照依後開條款議與前工則始無輕舉而終可底績誠爲思患預防一策也等因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工科等衙門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稱會勘泃河事宜自泉河口起至大河口止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于泃斷在可已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

里猶所當爲約費一百五十餘萬金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豐沛河決猶慮灌入要先鑿良城石工預修豐沛隄防然後議興前工各一節爲照治河無上策惟避之似爲得策然亦在視爲患之淺深權利害之輕重而已事當改作者固不可憚惜勞費計在久遠者尤不可苟延目前徐邳以下河身淤澱日高二洪水流無聲都御史傅希摯慮恐如近年邳河之變則咽喉梗塞故議開泇河以備不虞其爲計至深遠

今據都給事中侯于趙御史劉光國等勘稱自直河以下三百餘里斷在可也無容再議外惟自徐呂直河口上下二百餘里可開以避二洪邳河之害會計工程難易并合用人夫錢糧俱有成數及查原委各道府縣等官原議大約以正河有目前之患泇河非數年不成故以治河爲急開泇爲緩臣等再三思惟目今正河尚可支持若不早設預備之策是猶作舍道傍終無可成之日患至而憂無救于患所據二河工當

並舉自不相妨再查傅希摯原勘良城伏石七十五丈馬啼灣不滿五丈共僅八十丈今科道諸臣勘得良城至馬啼灣舊因石隱水底露山不多今放乾河水起去河面浮土萍草則河底板石露出總計有石之地長五百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七十丈所以議先鑿良城難克之功然後次第興工無非慎於謀始功出萬全之意相應通行議處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河道都御史傅希摯一面督率管河副使郎中主事等官加意正河時常巡視某處縷隄卑薄當加修築某處河身窄狹當築遙隄此外別有長策虛心講求合用錢糧俱於河道原額徐州洪儀真閘船稅等銀從宜動支務堪保障一面另委能幹官員儘用在官徭夫河道官銀將良城伏石設法開鑿果見無甚艱阻即將前工照依後開條款次第興舉庶謀於其始而審則終可無悔計其所利者多則爲無不成非徒漕道永賴而錢糧亦不致妄費矣

卷六
三十一
此一疏泃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隆慶五年工科題止膠河疏

題爲潛河淤塞糧運艱阻乞開濬新河以便儲運
以圖久安事據萊州府知府楊起元揭稱會同
濟南等府同知等官牛若愚等親詣膠州麻灣
等處南自龍家屯北至海倉一帶勘得龍家屯
四里三十步水淺不過四五寸每日潮至不能
打壩斷水難施挑濬之工店口三里有大沽河
橫衝帶沙淤塞河雖挑深一遇沙淤前功盡棄

韓家口六里二百四十步俱岡勾沙石此處苦
難徹水不便挑濬又准青州府推官張集勘得
趙家口起至杜家口止長十餘里水深一二尺
河底俱係岡勾石且有六者若欲深鑿極爲費
力自杜家口至吳家閘三里餘係小沽河口橫
衝細沙恐難堪治吳家閘至譚家西南新口止
共七里俱有淤沙岡石其沙皆係白河水帶來
譚家西口至分水嶺共九里白河全無接濟旱
則先乾澇則衝決又准萊州府推官岳凌霜勘

得窩舖分水嶺至楚家口十里中多流沙楚家口至集墓灣五里有餘北岸現河口夏秋雨多即有大水帶沙入河冬春乾涸董家莊至陶家莊四里餘內有岡石一遇秋雨泊水湧入無雨則乾又據掖縣知縣趙欽湯勘得周家莊至秦家圈泊水衝開溝口數道值雨則泛漲無雨即乾涸並無泉源引導河底俱有沙石又據高密縣知縣李尚賓勘得謝家口至玉皇廟約一十一里至于閘內沙石相半挑濬工費比之他處

頗大自謝家口起至楊家圈止河岸水勢似有端緒說者謂新河可開或觸目于此耳又據黃縣知縣王中達勘得楊家圈至新河閘面比之南邊一帶雖漸稍寬欲西引濰河但勢已近海引之無益况濰河地勢返下難以引入昌邑又居濰河下隰所當詳議又據滋陽縣知縣王琰勘得新河閘至海倉流沙壅蒲難以行舟挑濬工程頗大新河閘係東省通衢凡經過見者起問此新河議開之端由于此耳又准青州府同

知程道東等量得濰河韓信壩口河中到於東岸高三丈四尺若濬溝徹水必幾四丈迤東間有高阜處所將不止於四丈矣濰水難引委爲的確又准浙江嚴州府同知李學禮等帶同監生崔旦勘得分水嶺挑濬二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是糜沙挑之九尺六寸隨即坍去四尺緣糜沙力軟不能承載易於崩塌又據青州府同知程道東南陽府同知李元芳等隨同監生崔旦募夫到於分水嶺口迤東南老地周圍開鑿三丈有餘上層至岸堅土四尺中層岡石五尺仍將岡石以下加挑四尺有餘俱是鬆軟糜沙旋挑旋墮工役難施等因到職該職勘得引水接濟雖東有大沽河西有濰河二水稍大亦係有源但一則南入麻灣口難以挽而西一則西隔百有餘里難以引而東若欲兩海通貫必深以六七丈使得兩平寬一十餘丈始免崩岸然經費非百餘萬程限非五六年不能成也其功可輕言耶等因到臣看得所呈中間恐有

承委各官踏勘不的規調虛文草率了事面同
背異意見糜協遠難輕信又經案行守巡海右
道叅政劉孝副使潘允端親詣覆勘大率謂隣
河無可導之泉建閘無可蓄之水欲深鑿河身
使海水南北貫通但分水嶺等處較之海面積
高六丈委難開濬不敢附合以干欺隱等因到
臣臣會同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梁夢龍巡按
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覆勘得分水嶺係新河
命脉舊名王乾壩昔年王副使欲開河先於此

相視因惡王字與姓同乾壩乃無水識遂易云
分水嶺至今土民猶呼王乾壩其實河岸俱有
八九尺河身沙泥淤積較兩頭差高非岡嶺之
嶺也募工鑿驗三尺以下皆岡石小塊無有頑
石至一丈則皆流沙旋挑旋潰用力頗艱此處
止有白河一道二三寸細水流入新河一股往
西北一股往東南僅寬一步已經各官踏勘水
源本來微細然新河之開須是借水以濟今現
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雖接新河即今乾

涸低處稍有積水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僅得一線沽河停蓄之水有三五七尺亦多行潦漬積查其源頭亦細况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以達分水嶺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湧水溢俱從此河衝入新河流沙淤積爲河大害前人云欲開新河當先治沽河不然未受水利先受水害况敢引之而入乎縱使諸水可引不論地勢不慮沙患然亦不過數寸之水安能充足二百里全河之用執此以論諸河之不足資審矣今人

皆云新河易開者止見沿河一帶窪處積水有一尺二尺三尺者高淺處有二寸三寸四五寸者若將高淺處挖下則水自通深不知卑窪水積者以下流高淺處壅滯故停蓄耳若將高淺處濬深則蓄水流行流則無源必竭安能積聚執此以論蓄水之不足恃的矣又因登萊二郡士民往返新河閘上見河形稍寬海水潮入一二尺遂謂全河皆然不知迤南十里餘河之寬狹水之淺深迥不同矣有獻引濰河之策者濰

河在高密縣之西離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
高嶺五層難於挑引及量濰河東岸三丈四尺
方與石平石高九尺方與水平即石岸甚高已
難挑濬况道里甚遠高嶺甚多誠如各官所稱
雖竭盡財力終難濟事執此以論濰河之不可
引明矣夫新河之開必借濟於旁支之水水既
無可借河決不可開此有目者所共睹即執拘
如崔且輩視之亦俛首嘆息而曰此
所刊海運編請以一丸泥破之東

濰河今因無水又獻策東引沽河西引濰河及
委踏勘濰河則又具呈回稱委實難引夫以一
人之言而前後牴牾懸絕如此以一人之見而
旬日之間悖謬如此則新河之說皆游談而鮮
定論益彰彰著矣臣又籌之新河無水以濟無
泉可引固矣然南北兩頭海水相接中間三百
里河身又與海相通旁水固無可引海水獨不
可達乎若將河身深濬廣開較海面更深數尺
俾海水灌入停蓄亦可牽引舟楫縱工力繁難

財費浩大亦須估計的確開說明白以曉示後人以杜絕後議復委各官帶領打水平匠役沿河計筭丈尺以憑估計據各官所稱南自陳村閘以至分水嶺積高二丈九尺八寸北自周家莊以至分水嶺積高三丈九尺八寸復委同知李學禮等并監生崔日募工鑿試闊四丈長十丈深三丈五尺隨據學禮等囊沙回稱挑濬一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是糜沙挑至九尺六寸隨時塌去四尺此河絕無能為矣蓋糜沙

不能承載崩潰甚速流注下常滲漏亦易故耳是新河以上視之水源不足既無盈尺活泉可以引濟則全河之血脉已澁以下驗之糜沙不堅又易坍塌乾漏難以持久則全河之軀腹已虧茲二者皆修河大忌也縱費帑金百萬開之何裨於用縱引海水數尺蓄之胡可以保則元史食貨志所載勞費而無成

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主副使以後屢行奏勘而未興厥工者始得其真矣再考元益都田

賦總管于欽山水纂文云至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余嘗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爲海沙所壅又水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即此則彼時已議其非矣何今人之不審耶

萬曆四年工部覆止膠河疏

題爲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裨

國計事本部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各掌印官尚書張瀚等看得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枋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沙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橫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隄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丘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爲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建閘壩以遏之仍引水爲用及造船之式欲以

侍郎王宗沐海船爲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原奏留銀三十萬其餘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巡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事巡按商爲正題稱淖沙爲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淖沙難去丈尺難據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

命二臣回京河工卽爲停止各一節議照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枋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于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爲主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蒲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于海往來無滯誠爲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黃阜嶺又改船路溝今却於分水嶺開試勘稱河形太高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舟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以抵朱舖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

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
園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舖亭口者蓋一年
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爲常
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
耽延踰時况潮之所及爲有限乎潮不足恃明
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
爲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
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
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

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
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
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
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至謂爲淺沙
客沙亦能爲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內沙洲
頗多自王家丘至船路溝七里雖爲便路其下
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
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
而出雖土沙中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沉日積

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絕亦非隄閘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剥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尚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覩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一矣

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爲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與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初意也且尚書劉應節原奉

明旨會同徐枋等并該省撫按官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商爲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爲而可成成而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

此疏膠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修鑿徐州中洪記畧

四明陳穆

鑿洪匪以徼功不得已也嘉靖庚子冬河決
亳州明年辛丑徐州雲集橋流塞於是百步
洪漸淺舟楫上下悉由中洪而裏外貳洪遂
以湮棄顧茲中洪年久不用疏鑿罔施巉石
芻羅利於劍戟又其下多大石盤据橫突隱
見於波濤之間激飛湍而鳴雷霆者無慮數
拾塊舟壹不戒而杵其上焉磨曳斯湏輒敝
壞而不救蹇余不佞叨職茲洪目擊厥危每
爲嗟悼思有以鑿去之而未暇也適是歲冬

河凍夫閑可以興役迺召夫總甲劉福等諭
意衆咸樂從今年正月癸未即毅然舉事募
匠糾夫擊牲醢酒躬親勸督萬夫子來晝夜
誵誵並手偕作諸凡門限中方等石刻削殆
盡費銀凡四百兩是則請于萬安郭公守衡
而動支本洪歲辦草束折色不絲粟于於民
焉修鑿告成險阻以去洪流深緩牽路砥平
壹時軍民商賈翕然稱便鐫石而載之言聊
以志歲月云爾嘉靖壬寅秋九月記

疏鑿呂梁洪記畧

國子監祭酒華亭徐階撰

我

國家漕東南之粟貯之京庾爲石至四百萬其道涉江亂淮遡貳洪而北又沿衛以入白然後達於京師爲里參千而遙而莫險於貳洪貳洪之石其悍且利如劍戟之相向虎豹象獅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舟不戒輒敗而莫甚於呂梁吏或議鑿之其旁之人曰是鬼神之所護也則逡巡而不敢嘉靖甲辰都水主

事陳君往蒞洪事惻然言曰古之君子苟利於民則捐其身爲之矧里巷之浮言其不足聽蓋審而以罷吾所當爲是厚自爲而爲民薄也遂以貳月貳拾陸日率其徒鑿焉衆亦聞君言以爲仁也咸忭以奮閱參日怪石盡去舟之行者如出坦途於是洪之士民來請余記治君爲諸生余幸識之常與言萬物壹體之學君欣然受焉不意其果能行之也余故因君推本而記之石君名洪範字錫卿辛

丑進士淵之仁和人

今將洪內鑿平獐石丈尺數目列于碑陰

第壹處飲牛石在洪上口北岸納水去處長柒丈叁尺濶柒尺高叁尺陸寸突出洪中最碍洪口凡下水船隻少失迴避必然粉碎今鑿去石伍百壹拾貳塊

第貳處癩蝦墓石其狀甚惡船隻難避原長伍丈濶壹丈伍尺高伍尺叁寸打去石肆百叁拾貳塊

第叁處壠子石如覆釜狀逆流碍舟長肆丈玖尺濶壹丈柒尺高叁尺壹寸打去石叁百貳拾五塊

第肆處放箍頭石長肆丈捌尺濶壹丈肆尺高叁尺肆寸上水船到此船纜必須先放箍頭方不相碍少遲多致重損打去石貳百捌拾柒塊

第伍處飛簷石叁處如屋簷飛出之狀共長伍丈捌尺濶柒尺厚叁尺下水遇有微風船刮

其上必然粉碎今已盡行鑿平去石叁百壹拾貳塊

第陸處門檻石在洪咽口西崖激水急溜上水至此稍有不慎船即撞激衝淌今南北口各打去石貳尺即今放船如履坦道

第柒處楊家林上首獐石共長柒丈柒尺濶貳丈高伍尺叁寸當洪灣曲迴溜之處下水船隻但遇猛風掃灣傷船實多今打去石貳百伍拾壹塊

第捌處楊家林下首獐石共長伍丈叁尺濶貳丈貳尺高肆尺叁寸今打去石貳百壹拾伍塊今已悉平

第玖處打舵石在洪中心碍洪傷舵常被撞沉今已打去圍圓仞餘大石叁處

第拾處暖泉石叁處在洪東岸轉灣之處破舟避難共長叁丈貳尺圍圓高伍柒尺不等今已打去石伍拾叁塊

第拾壹處磨盤石貳處在洪中心致水旋轉名

曰礮盤船若至此夫力少有不加必致沉溺
今已盡行打訖

第拾貳處螃蜃窩石叁百餘塊如羣蚌聚窩之
狀每塊圍圓數尺高肆伍尺不等星分羅布
當洪之中爲害特甚今分工打去大石玖百
叁拾玖塊

第拾叁處滑皮石肆處在洪心每處約長捌玖
尺濶陸柒尺高肆伍尺不等上下船隻挽簾
傷人溺水今打去石肆拾捌塊

第拾肆處小轂輪石獐利長叁丈濶壹丈高叁
尺今已打去

第拾伍處大轂輪石在洪心東岸廻溜之中下
水船隻忽時遇風刮撞無不沉沒石長伍丈
濶壹丈陸尺高伍尺今打去大小轂輪貳處
石共玖百捌拾叁塊

第拾陸處紅石頭當洪之中石極堅峻圍圓柒
尺厚叁尺柒寸壹遇水漫船戶迴避不及擦
損沉漏無日無之打去石伍拾柒塊

第拾柒處昏魚石峻峙參差爲害匪細長伍丈
參尺濶貳丈高肆尺貳寸盡行打訖

第拾捌處溜溝石在洪中長參丈陸尺濶柒尺
陸寸高參尺伍寸此貳石水乘石溜船若少
不存意難保衝激之患今打去石玖拾叁塊
第拾玖處牛角稍石在洪中迤南長參丈貳尺
濶捌尺高參尺捌寸下水稍有不慎每每撞
溺今打去石捌拾伍塊

第貳拾處黃石頭在大洪下口緊要堦水之石
仍留未鑿

第貳拾壹處夜叉石取其聳峙水中之狀圍圓
約有貳畝尖高柒尺水落則突出洪中水漲
則滄漫爲忒石勢險惡橫絕迴避處所少有
不謹日見破舟土人悲號痛楚慘不可言打
去石尖肆尺其害悉平

第貳拾貳處等船石參處以其水勢瀾漫之日
舟必衝激至此沉沒有似等船之意故以名
也共長伍丈濶柒尺陸寸高伍尺參寸水勢

卷六
五三
泛漲漫漭船遇風抗或迴避不及船貨無踪
今打去石峯叁尺俱已悉平 陳洪範記

又查得

大明會典亦載其畧人弗之考耳

河防一覽卷之七

奏疏

河臣潘季馴題

主事王元命校訂
副使曹時聘運同陳昌言編次

兩河經畧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遵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事據管理河
道工部郎中余毅中施天麟張譽管河兵備等
道叅政龔大器副使林紹張純章時鸞僉事朱
東光水利道僉事楊化各會呈蒙臣劄付備仰

職等躬歷各該地方逐一查閱要見徐沛豐碭
縷水及太行長隄衝決者作何築塞茶城正河
變遷由小浮橋出果否成河崔鎮等決黃水泛
溢正漕淤阻作何堵築徐邳一帶長隄應否加
幫宿桃以南應否接築老黃河故道應否開復
高家堰應否脩築新城外一帶老隄是否低薄
或原基短促相應接築草灣既開復淤作何濬
治或應棄置仍復雲梯關故道黃浦口見今水
從東決一望瀰漫以致高寶揚州一帶淺阻因

不行築塞高寶一帶隄岸有無足恃逐一詳
議虛心講求或應修復舊河或應別求利涉勿
拘成案勿避煩勞上裨

計下奠民生以圖久安長治之策畫圖貼說具
由通詳等因蒙此隨該職等前往徐沛淮揚等
處督同淮安府知府宋伯華揚州府知府虞德
燁管河同知王琰蔡玠劉順之并各州縣掌印
管河等官逐一細加查勘從長計議看得水性
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

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
而以濬海爲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
著足不得已而議他關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
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
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湏深濶相類方
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
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
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
濬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關之地則土壤堅實

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
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
水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
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
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
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患
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
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
而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

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旣潰隄以旁決夫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旣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

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旣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旣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

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猶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水石壩三座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隄無虞矣至若寶應石隄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

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隄太行遙隄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幫築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椿笆修築土隄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脩舉者一面

請發錢糧調集官夫買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

等因并將應做工程列款呈詳到臣據此該臣查得接管河道卷內先准工部咨為竭愚忠陳末見以禪安攘事該御史柴祥題踏勘彭城淮邳等處某處河身淤塞作何疏濬某處隄岸窄狹作何展築某處下流可開支河則滌為數河以分水勢某處海口果有束隘則多方開通以達於海等因又准工部咨為敷陳末議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以禪將來糧運大計事該御史陳世寶題開三義鎮引入清河縣北或出大河口或出清河縣西另開一河何者為便從長定議又准工部咨為河患頻仍運道艱阻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禪

國計以奠民生事該南河郎中施天麟題要停運斷流大挑河身該部覆題動支官銀製造平底方舟長柄鐵爬躬親試驗如果挑濬有效先於淤墊最高處逐段濬去或大興工役應否停運仍將高家堰并朱家等口築塞至於高郵寶應隄間多建減水大閘隄下多開支河俱聽從宜

處置其黃浦口可塞則塞如另為入海一路可
疏下流亦宜建減水大閘水漲則任其外流水
消則儘閘而止等因又准工部咨為河患愈深
經治鮮效懇乞

聖明特彰

宸斷審機宜以圖匡濟事該工科都給事中劉鉉題
疏海口洩下流或濬草灣之口使之開廣或疏
雲梯關之淤使之復舊應開海口去處如鹽城
安東五港金城一帶孰為利便并查小浮橋新

衝之口可否濟運如有淺阻亦要設法開濬等
因又准工部咨為披竭愚衷敷陳治河事宜以
備

採擇以安

國計事該戶科給事中李涑題要見安東金城雲
梯關等處某處地方堅實可以另開一河以洩
河淮下流興化鹽城沿海廟道口新興塢牛團
舖等處某處可以多濬十餘口以導射陽諸水
入海相度計議的確陸續修舉其餘呂而下河

身淤高之當疏老黃河故道之當復高家堰潰
決之當築高寶湖平水閘分水河之當修俱聽
詳估等因又該臣欽奉

駁諭內開備查草灣口何爲既開復淤及今作何開
通全淮水何爲南徙不復及今作何疏導徐邳河
身高並州城何以疏之使平黃浦崔鎮等口久塞
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
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黃河故道應否開復清桃正
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寶應隄應否修築小浮橋新

河口可否濟運應否加挑又徐邳以上地形南昂
北下恐隄防一潰勢必奔流北徙將爲闢河之梗
亦要審其孰爲正河孰爲支河孰爲合河或正而
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
併勘議詳妥奏聞區處欽此又准工部咨爲新開
海口復淤河患不測乞

敕當事臣工多方計處以圖永濟事該工科都給事
中王道成題行臣親詣雲梯關踏勘果否原係
黃河入海之口從前何以通流今日何以一線

詳相其勢明求其故仍自海口而上逐處講求
及備查草灣何時復淤作何開濬或另擇堅實
之地多開數口以爲通海之路金城以下何以
久不疏通崔鎮決口何以築之使固桃源長隄
應否修築高家堰應否修理老黃河應否開復
大端委官之言決不足憑務必躬親庶有真見
合用錢糧應於何處動支原題

請各官何以處之使得効力一一籌畫妥妥等因准
此案照前事已經會案劄行各該司道逐一勘

議誠恐轉委屬官不足憑信該臣會同漕運巡
撫右侍郎江一麟躬親督率沿河荒度南溯維
揚看得儀真東關歷石人頭揚子橋三汊河直
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圯壞
黃浦決口淹及數邑高家堰水射淮揚清江浦
長隄卑薄柳浦灣至高嶺無隄障禦西窮鳳泗
看得全淮不下清口日益南徙北抵清桃看得
崔鎮諸決水從旁洩一望瀰漫正河淤淺徐沛
以上崔家口新河淺阻北陳一帶水行陸地僅

盈尺餘東抵海口看得新挑草灣尋復淤塞今
自清口至西橋一帶河流復通但不及故河十
分之一自安東以下河身漸廣雖有淤淺未復
全河然河水東下亦無阻碍隨處患害一一查
閱明白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右侍郎江一
麟議照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
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
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
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

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
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
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
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
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
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
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
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
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

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剥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源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

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濬無期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滯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而隄故欲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

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顙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

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邳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闕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

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泄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爲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臣款議前來臣等復加參酌似應免從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俯賜俞允行臣等遵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夫役錢糧數目另本具陳外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

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爲水占無處取
土抑且波濤洶湧爲工不堅除將決
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
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
興舉伏候

聖裁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
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
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
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真
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
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
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
又必釋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倣河南
遠隄之制除豐沛太行隄原址遙遠
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迫
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岸相
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

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
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隄已壞相應
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
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
應創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縷隄徒
糜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
浦灣止爲淮城北隄除掃灣單薄量
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
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
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於海自清江
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
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
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伏候

聖裁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
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
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於漕撫
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即行封塞一應

官民并回空船隻悉令車壩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奈何法久漸弛五閘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修理嚴司啓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即行封閉惟遇

鮮貢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壞規伏候

聖裁

一議新建滾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滄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爲隄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滾水石

壩一座比隄稍卑二三尺濶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伏候

聖裁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爲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濶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橋而濶二三里

自安東磨雲梯關至海口面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里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其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季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况橫沙并

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
阻碍河流故臣等以爲不必治亦不
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
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
灣徒費錢糧無濟於事伏候

聖裁

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
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
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
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
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
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真無從下手不
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
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見存大
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
義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
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
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

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
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况今桃清
遙隄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
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
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江浦等間議
嚴啓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安
高寶興壩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
必復可也伏候

聖裁奉

聖旨工部看了來說

工部覆前疏

題為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事該總理河
漕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奉

聖旨工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看得治河之說紛紛
持議並以深濬河身多開海口謂得上策不知
海日本自深廣而不必開河身撈濬甚難而不
可開皆緣未嘗親歷其地而徒得諸遙聞故聽

其言則美施之事則泥古人云千聞不博一見
正謂是也今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足遍
口訊僉議詳酌而爲是六說曰塞決曰築隄曰
復閘壩曰剏滾水壩曰止濬海口寢開老黃河
其所修置其所寢格俱目擊利害而非道聽之
言庶同則繹而非勿詢之謀蓋隄防旣固塞決
又審水無旁駛而正流自急沙隨水刷而海口
自復此正以水治水而不爲穿鑿之論迂漫之
譏頃來治河之說未有逾于二臣之議者也再

照黃淮之性變遷靡常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臨
時酌處又存乎人如有善後未盡事宜亦勿拘
原議勿徇目前事小者徑自舉行事大者奏
請定奪務求至當以期永賴所有條請事宜相應開
立前件議擬上

請定奪通乞

聖裁

計開

一議塞決口以挽正河之水

前件臣等看得今日水患所以爲民生
運道之蠹者則由河水旁決以致正
流之漸微而流沙由此日積故塞決
之工誠治河者切近之議也今都御
史潘季馴等議要淮以東將高家堰
等諸決口桃源以上將崔鎮等諸決
口其在稍窄而工易者分投興築其
或決闊而工鉅者一面鳩役集料相
時聿舉良有補於河務相應依擬伏

乞

聖裁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

前件臣等看得隄所以防決防不固則
決不止此勢之必然者然築隄之議
甚久築隄之工常興而不見築隄之
利者則以其失之卑薄或非真土及
過于狹隘耳乃不察築隄之非善而
遂病築隄之非計不已過乎今都御

史潘季馴等建議築隄而有欲堅欲
廣欲尋老土之論誠有見矣至於徐
邳桃清歸仁集馬廠坡古城清江浦
至淮安西門一帶或葺舊工或矧新
址或因高崗或填窪下或應幫厚或
應接築諸所等工皆經荒度所宜籌
畫具審相應依擬令其次第舉行庶
諸隄悉固而全河可恃矣伏乞

聖裁

一議復開壩以防外河之衝

前件臣等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所
議為邇來淮河二水內侵裏河以致
運道有碍者其原則在五閘圯廢漫
無啓閉所致要將修復一節為照先
臣平江伯陳瑄特建五閘正以防外
水之反灌故舊制特嚴鎖鑰不時繕
治懼有今日之患爾今議要修舉蓋
洞察其故恭候

命下本部備行右都御史潘季馴等將坍塌四閘即
行修復查照鎖鑰啓閉舊規俟二月
終糧運過完即行封閉如遇
鮮貢船隻方許開放仍查復五壩今一應官民并
回空船隻於彼車盤如有勢豪恃強
擅開者即便指名叅究伏乞

聖裁

一議躬建滾水壩以固隄岸

前件臣等看得秋水淫漲兩岸爲隄所
固束其橫濤怒浪靡得宣洩其勢不
至於他潰不已也今都御史潘季馴
等條議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土性
頗堅地方要各建滾水石壩一座倘
遇伏秋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可
免他潰之虞於河渠隄防兩有便益
相應依議伏乞

聖裁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

前件臣等看得濬海之議節該科道等
官題疏本部覆行踏勘爲是說者蓋
信於傳聞謂海口隘窄復橫沙淤梗
不能容衆水之洩以致上流溢墊此
得於遙度者也今右都御史潘季馴
等足履口訊與得於臆說者殊異謂
海口尚頗深廣橫沙遠不爲害但得
上流無滯沛然下趨刷洗日深衝突
日廣舊口自復何水不容何必爲是
濬口之說以圖難措之功另開一渠
以滋無益之舉乎此所謂舛也相應
議止伏乞

聖裁

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

前件臣等查得先該直隸巡按陳世寶
條議復老黃河故道本部覆行會勘
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條稱有三不
便之說且稱諸工旣以議行黃水自

有容受正河自日深廣淮水自能會
黃水亦自不為患以此自有四利較
彼三不便故要行暫寢良於利害大
較酌之審矣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
准行著他們悉心著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
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拿問叅
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
著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 部裡會戶部
上緊議來

河工事宜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條列河工事宜乞

恩俯賜俞允以便經理事該臣會同漕運巡撫右侍
郎江一麟議得工役繁興料理宜預官夫蝟集
調度湏周若不先為申明未免臨事舛錯除兩
河疏築之議另行具陳外所有一二事宜不得

不上煩

聖聽者敬列條款擬議上

請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

俯賜施行臣等不勝感幸

計開

一議支放照得鳩工聚材出納甚瑣收掌銷筭頭緒頗多稽覈不嚴必滋冒破臣與撫臣百責攸萃兼以閱視不常

無暇躬親經理合無比照昔年邵工事例將

請發銀兩俱解淮安府貯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料府佐等官開數赴各該分督司道官覈實給票赴兩淮巡鹽衙門覆覈掛號方許關支每季終該府將票類送巡鹽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回附卷通候工完類覈造冊

奏繳如有姦弊按法追究庶臣等得以專心河工

而錢糧亦易於清楚矣伏乞

聖裁

一議分督照得河工浩繁道里遙遠若非多官分理不免顧此失彼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首尾遇有陞調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須另委補替文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無措何以望其竣事而底績也合無

俯念河工重大如遇前項相應離任官員容臣等暫留完工稽其勤惰別其功罪請

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覬覦不萌而事易責成矣伏乞

聖裁

一議責成照得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也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贅疣即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妨工債事實

由於此目今大工肇興諸務叢挫若
非責成各掌印官鮮克有濟合無興
工之後一應派撥夫役買辦物料俱
以責之各掌印正官躬親料理仍選
委賢能佐貳管押夫役赴工不許將
陰醫等官搪塞如有仍前玩愒派辦
失宜以致夫役逃散物料稽遲該工
司道官即時叅呈以憑奏治事完之
日仍與管理河工諸臣一體分別題

請施行庶事權歸一人無推避而大工自易矣伏乞
聖裁

一議激勸照得各工委官除府佐縣正外
其州縣佐貳府衛首領及雜職陰醫
義民等官或管領人夫或措辦椿埽
或運取甃石或打造器具衆務紛紜
如臂使指但各官出入泥淖櫛沐風
雨艱辛畢萃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
賞誤事獨重其罰此人心之所以懈

弛而事功之所以隳墮也合無工完之後容巨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在事勞苦倍常者

備賜破格超擢中間間有劣陞王官等項准與改擢其陰醫等官原有部劄冠帶者厚加獎犒如係義民准照

題給冠帶榮身仍與陰醫等官一體免其本等差徭庶人心爭奮而百事易集矣伏乞

聖裁

一議優恤各工土夫役計工者每方給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而本籍本戶幫貼安家銀兩有無聽從其便茲亦不爲薄矣但貧民自食其力衝寒冒暑暴風露日艱苦萬狀縱使稍從優厚亦不爲過合無每夫一名於工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米一年容臣等出給印信票帖審編之時許令執票赴官告免州縣官抗違許其赴原告

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矣伏
乞

聖裁

一議蠲免照得淮揚河患頻仍民遭昏墊
稱最苦者如淮安所屬山陽清河桃
源宿遷睢寧安東鹽城鳳陽所屬泗
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
縣十一州縣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長
凋敝極矣適今大工興舉用夫頗多

舍近取遠隣封未免有詞而此中流
移貧民亦賴做工得食少延殘喘應
派夫役既不容已應輸賦稅復加責
辦實為繁苦合無

軫念災極民窮姑將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
起運錢糧

特蠲一半行臣等揭示通知俾催科少寬人樂趨役
伏乞

聖裁

一議改折照得大工肇興費用不貲帑藏
空虛既難搜括閭閻窮困又難加派
臣等反覆思惟無可爲處萬不得已
輒有非分之

請而非所敢必也臣等竊聞太倉之粟可備八九年
之食積愈久則粟愈朽故官軍之情
有不願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
未爲不可合無暫將今歲漕糧除淮
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兌運外其淮南

并浙江等省姑准改折照例正兌每
石連耗米輕齎折銀七錢改兌每石
連耗米折銀六錢即以五錢給軍正
兌尚餘銀二錢改兌餘銀一錢兌運
停止官軍應得行月糧俱可免給以
正額解京而以餘銀并行月糧留發
河工支用總計可得九十餘萬兩以
運軍應得之數而濟

國家大工之需在

內帑無支發之煩在閭閻無徵派之苦在

朝廷爲不費之惠在河工免缺乏之虞而在工諸

臣亦得悉心疏築可無顧此失彼之慮所謂兩利而俱全者也臣等非不知近該科臣建議奉有

明例但錢糧浩繁時當詘乏舍此則惟有

請發

內帑耳故敢冒昧陳

瀆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可

允行河工幸甚臣等幸甚伏乞

聖裁

一議息浮言臣等竊惟治河固難知河不易故雖身歷其地猶苦於措注之乖舛而况於遙度乎但勞民動衆之事怨容易興而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起至於將迎之間稍稍簡畧則以是爲非變黑爲白者亦不可謂其盡無

也憂

國計者以急於望成之心而偶聞必不可成之語
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局
者意氣因而銷沮官夫遂生觀望少
為搖奪隨敗隨之勉強執持踈遜難
達其苦有不可言者伏望

皇上俯垂鑒照容臣等殫力驅馳悉心料理寬臣以
三年之期如有不效治臣以罪伏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為條列河工事宜乞

恩俯賜俞允以便經理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
季馴題前事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稱工役繁
興官夫蝟集若不預先申明料理之方恐臨事
舛錯將河工八事條列前來誠于漕計民生有

禪除蠲免一事咨戶部徑自題覆改折一事會
同戶部議覆所有支放等六事相應開立前件
議擬上

請定奪伏乞

聖裁

計開

一議支放

前件臣等看得大工所費不貲出納之
際若不嚴加稽覈則冒破之弊難保

不無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要比照
邳工事例將銀兩貯之於淮安府庫
各工應給工料府佐等官將數赴該
督司道官覈實給票仍赴巡鹽衙門
掛號關支每季終該府將原票類送
巡鹽衙門覆覈倘有奸弊從重追究
則關防嚴而奸蠹革河漕二臣不至
分慮而錢糧亦靡有虛冒矣相應依
擬伏乞

一議分督

前件臣等看得往年分督之官徃徃遇有陞遷則竟自代去以致錢糧不明勤惰無稽如是則人心在事多存規避之私苟且塞責曾無忠事之謀因肆侵漁所不可保望其底績也難矣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議為河工浩大要多官分督倘本官遇有陞調留

待工完將經手錢糧并其勤惰稽查明白方許離任委于責成良便恭候命下本部備咨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將見興河工畫地分官管理本官自委之後雖遇陞調不許擅離候工完之日將經手錢糧稽覈明白分別勤惰奏請處分方許離任督撫衙門仍將承委官員姓名陸續移咨吏部暫住陞調候工完施行伏乞

聖裁

一議責成

前件臣等看得潘季馴等議將河工料理物料責之各州縣掌印官管押夫役委之賢能佐貳如有玩愒該工司道叅呈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河諸臣一體分別題請一節爲照

國家以河務爲急特設大臣以總理于上又設司道官以分理于下所以重其事權也

邇來有司以秦越視河患以贅疣視管河之官至如分司部屬具奉有專敕而有司視之蔑如雖經屢次申飭而故紙自若即有案牘之行輒置之閣束其間部臣稍欲盡職則有司羣然詈之爲生事百爾阻頑反欲假此以取風力之名故本部輒差司屬則輒苦于抑氣含鬱動有掣肘爲慮夫號令不行則施爲何展無惑於妨工債事也故責成

之請誠有洞於往轍激于時態而言
之也誠如所議則事權不分而推避
靡容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除本地方兩司守巡官各有專職自行督責外
本部行令司屬官凡供事河工者倘
州縣掌印官照舊玩視于案牘之行
輒置高閣不即奉行致誤工程者即
一面呈本部一面呈督撫衙門以聽
參奏處治決不姑息伏乞

聖裁

議激勸

前件臣等看得潘季馴等議稱在州縣
佐貳府衛首領雜職義民等官要行
激勸一節爲照

國家所以鼓舞人心令趨事而不懈者以賞罰之
明也故懸千金之賞令轉鉅石即憊
夫亦超距而奔彼有激爾今在工各
官其出入泥淖沐櫛風雨勞苦萬狀

而不大懸賞格何以令其畢力而終事邪激勸之典似當亟議伏候

命下本部備咨都御史潘季馴等候河工完日將供事官員查有効勞實蹟者分別等第題

請超擢中間如有劣陞王官等項亦准改擢或從另議優處其陰醫等官重加獎犒如係義民給與冠帶榮身仍與陰醫等官一體免其本等差徭于激勸之大機

良有得也再照管河之官惟隸于河渠諸所轄司道或怪其接見之不常而不諒其承委之甚急或恠其差遣之不趨而不諒其一身之難分徃徃是非柄鑿有此以爲極賢而彼以爲不肖者有此署上考而彼置諸劣等者以致輸勞竭力之輩俛首吞聲寔疑埋怨傍觀者徒付之不平而督河之臣亦有無如之何者以後凡一應

管河之官其賢否悉以河臣為主他
轄上司其於考語不過註曰管河而
已候河工既完仍復照舊如此庶毀
譽不致失真而從事者不至疑畏矣
伏乞

聖裁

一議優恤

前件臣等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條
稱各工夫役冲寒冒暑暴風露日艱
苦萬狀要每夫一名於工食之外量
免丁石一年出給印票遇審編之時
告免如有抗違許其告治一節為照
河工夫役既備嘗艱辛則從厚優恤
亦不為過今各官條議前來蓋深得
于惠足使人之義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議息浮言

前件臣等看得往年治河迄無成功者

雖由于措注之未盡協宜亦本于議
論之太多以阻之也蓋當局而任事
者甚難旁觀而論事者甚易矧河變
靡常即身親其事者方爾旦暮矛盾
興置頓異豈可得而遙度邪且人情
不一是非未必得其公所見不同議
論未必得其當敢于任事者不免于
任怨而言之出于怨口者豈足聽也
謀不見用者多幸其無成而謗毀之
言將何所不至哉轉相告語熒惑聽
聞當事者奪于鑠金過憂者槌于三
至卽有神禹之智恐亦難展布矣
此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有息浮言之
論誠爲有見伏望

皇上俯念河工重大專委責成勿惑于浮言勿阻于
羣議以後除治河諸臣倘有欺隱大
弊及推諉不肯盡心苟完目前遺患
於後者許言官訪實照常叅劾外其

餘但有條陳治河利害之疏雖各效
其一得之忠而衆言淆亂要必折以
真實之見本部未敢遽爲題覆悉行
河漕二臣勘酌可否明白具奏或有
窒碍難行聽行寢格如此則治河之
臣可無臨事掣肘之虞而本部亦免
於瀆聒

聖聰之罪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乃可期效今後分督
司道及承委等官都着潘季馴等開送吏部暫停
陞調通候河工完日總論功罪大行賞罰若有才
幹不相宜的即便遴選具奏更調推諉誤事的不
時叅奏處治毋得避怨姑息自誤大事其各委官
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爲主別道俱不許干預其
餘俱依擬

勘估工程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勘估兩河工程乞賜早

請錢糧以便興舉事據管理河道郎中余毅中施天麟張譽管河兵備等道叅政龔大器副使林紹張純章時鸞僉事朱東光水利道僉事楊化各會呈前事蒙臣劄付備行職等親歷各該地方逐一相度除河患源委疏治事宜先行具呈訖今將職等估計過各項工程合用錢糧分理官員派調夫數逐一會計明白及稱錢糧無處要得題

請破格蠲發等因列款呈詳到臣案照先爲前事已該臣等會案劄行各該司道勘議過疏治兩河經畧緣由前來另本具

題外又經催行細估工程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漕運巡撫右侍郎江一麟議得北自豐沛南抵瓜儀螳蛇一千餘里中間應築應塞應建應復工程不遺尺寸當此極敝大壞之時欲爲一勞永逸之計若非重費豈能有成所據司道估勘銀兩官夫數目臣等復加筭覈委不可已伏

望

教下該部再加查議題

請遠

賜俞允行臣等遵照施行地方幸甚

計開

一議錢糧照得河工募夫計土論方者築隄方廣一丈厚一尺爲四工每工給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徭夫日給銀一分風雨量稿此歷年議工

之成規也但土有遠近力有倍省工難處所量須加增以均苦樂至於金用料物椿草榮麻柳稍灰鐵之類俱須查照時價難以律論但當嚴加稽察勿滋虛冒除徐沛碭山行縷三隄并徐邳睢靈宿遷兩岸幫隄船築歸仁集隄桃清接築新隄高家堰與淮口支河先共估銀二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二兩三錢八分已經工部題

奉

欽依動發南京戶兵二部銀二十萬兩并留漕糧八萬石除前工支用外約該剩銀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七兩六錢二分相應聽作後工支用今估計得崔鎮決口共長一百八十丈中段水深一丈二尺兩頭深淺不等俱應築根闊二十丈頂闊十丈計用人工椿草柴麻等料該銀一萬兩黃浦決口先就上流

斜築計長六十丈水深一丈不等應築根闊二十丈頂闊十丈計用工料銀六千兩填塞原決長一百六十六丈該用工料銀四千兩應展月隄自徐州玄黃二舖計長八百五十丈根闊五丈頂闊一丈四尺高一丈二尺每丈計三十八方四分共三萬二千六百四十方計工一十三萬五百六十工該銀三千九百一十六兩八錢

應築遙隄南岸自靈壁縣張字舖起
至邳州果字舖止長九十八里北岸
自呂梁山空連築至邳州直河止長
七十五里桃源古城起至清河舊墩
止長一百二十里共長二百九十三
里計五萬二千七百四十丈應築根
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一丈二尺每丈
計土四十八方共二百五十三萬一
千五百二十方計工一千一十二萬
六千八十工該銀四十萬五千四十
三兩二錢內查沙墊土難在邳睢各
界約長二十里桃清各界約長二十
五里二處計長八千一百丈該土三
十八萬八千八百方每方量加二工
該加銀三萬一千一百四兩加椿草
等料該銀八百九十兩古城下崔鎮
口桃源陵城清河安娘城三處各建
滾水石壩一座每座工料銀三千兩

共銀九千兩淮城北隄自大王廟起
至柳浦灣止四十五里零長八千二
百五十二丈四尺加幫根闊二丈二
尺頂闊一丈一尺高六尺每丈計土
九方九分該土八萬一千六百九十
八方八分計工二十四萬五千九十
六工四分該銀七千三百五十二兩
八錢九分六厘又自柳浦灣起至高
嶺止四十餘里實長六千四百九十

六丈七尺剝築根濶四丈五尺頂闊
一丈五尺高六尺每丈計土十八方
該土一十一萬六千九百四十方六
分計工四十六萬七千七百六十二
工四分但取土甚遠遍野虛沙尋距
五里挖至丈餘者若一槩論方給銀
恐難濟事共估銀三萬三千七百一
十兩五錢五分清江浦一帶運隄南
岸自王卿家起至壽州廠止長二千

二百二十丈北岸自月河口起至許
嶺家止長八百八十丈各加高三四
尺闊一丈四五尺不等共計土二萬
二千一十方計工六萬六千三十工
該銀一千九百八十兩九錢內北岸
一帶缺口計用椿料該銀四百八十
六兩修復通濟閘并塞天妃閘該用
工料銀一千兩修復板閘清江福興
新莊等閘各加石六七層不等共該

工料銀一千四百九十兩四閘各開
月河打壩截流該用銀五百兩修復
仁義等壩約用銀五千兩寶應湖隄
自六淺起至瓦店止長三十里添石
修補工料該銀八萬九千五百七十
兩沿隄設減水閘六座每座工價銀
五百兩共銀三千兩下流應開支河
如興化縣白駒丁溪二場鹽城縣新
河廟等處各應挑深闊丈尺不等共

計夫工該銀二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揚州河自高廟至揚子橋計長五千八百二丈應挑深六七尺不等共計夫工該銀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六兩五錢儀真縣自東關至石人頭止計長四十五里量加疏濬該銀三千五百兩舊例管工員役各有廩糧府佐每員日給廩糧銀一錢貳分每員各帶書辦一名日給口糧四分州縣

佐貳首領等官每員日給廩糧銀六分省祭陰醫義民老人每名日給口糧銀四分約該銀貳千兩以上總括之數大約如此至於工程難易料價低昂裒多益寡截長補短容臣等隨時通融計算要在節縮不至虛糜而已通共該銀六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六兩八錢四分六厘除前支剩銀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七兩六錢二分

從夫減省工食銀一萬五千兩揚州
挑淺并白駒丁溪鹽場新河廟等處
支河議動巡鹽衙門銀三萬五千八
百七十六兩外尚該銀五十九萬八
千三百二十三兩二錢二分六厘臣
等查得河道歲額錢糧山東南直隸
原無餘積每遇年例修築東那西補
甚至縮手待敝以至因循誤事追悔
莫及止有河南一省見貯銀一十九
萬餘兩而彼中河工繁鉅如梁靖口
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銅瓦廂等處
築隄防決費用不貲剗肉補瘡勢難
那借合無

俯念大工緊急破格議處准照臣等所

請改折將正額解京餘銀留工支用庶爲不費之惠
如有不可乞照都給事中劉鉉題請
內帑支發通貯淮安府庫聽司道官查覈赴巡鹽
御史處覆覈關支伏候

聖裁

一議分督照得工程浩大道里遙遠若非
多官分理畫地責成不免顧此失彼
今議徐州北岸自呂梁洪至邳州直
河止一帶遙隄七十里該海防道叅
政龔大器總管自桃源縣古城以下
遙隄六十里并塞界內缺口及建陵
城滾水壩一座該淮北分司郎中余
毅中總管自桃源界至清河權墩止

遙隄六十里并塞界內決口及建安
娘城滾水壩一座該添註管河道副
使張純總管自徐州南岸玄黃二舖
月隄并靈睢界內遙隄五十餘里及
建崔鎮口滾水壩一座該徐州道副
使林紹總管自睢寧界內遙隄四十
餘里并築歸仁集隄三十五里該穎
州道僉事朱東光總管修復淮安板
閘至新莊閘共四閘修築裏河兩隄

并新城北一帶幫築新舊隄及塞黃浦口該水利道僉事楊化總管外與鹽支河先經該道呈允行各縣掌印官開挑仍應該道查催築高家堰中段塞天妃閘朱家口開復通濟閘修築趙家口迤西隄岸修復仁義等五壩該添註管河郎中張譽總管修築寶應一帶土石隄并建減水閘及挑濬揚州至儀真一帶河道該南河分

司郎中施天麟總管以上司道八員均分八大工每司道一員分督府佐二員計用府佐一十六員每府佐一員分督州縣佐貳首領陰醫省祭官十員共用一百六十員聽臣等於所屬地方掄才調取如員數不足及各官間有經手要務妨占者容臣等於附近省分有司內查有幹濟素著者另行具

奏調用分工之後大小官員俱要悉心經理總有
應理公務止許工上幹辦不得擅離
工次工完之日通將效勞官員分別
等第及怠玩誤事者一併題

請處分以昭勸懲伏候

聖裁

一議夫役照得前項工程一時並舉約用
夫八萬名內除量調各處徃夫七千
五百名外今議派淮安府所屬募夫

二萬七千五百名揚廬鳳三府各募
夫一萬名徐州所屬募夫一萬名滁
和二州共募夫五千名內有災傷及
衝繁州縣聽該道官酌議減免應得
工食照常支給仍行各該掌印官按
籍派募如將無籍之徒應名塞責以
致臨工逃散者容臣等指名叅究伏
候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為勘估兩河工程乞賜早

請錢糧以便興舉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
題前事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等議稱北自豐沛南抵
瓜儀約有一千餘里欲圖久遠不拔必須重費
財力今將勘估過銀兩官夫數目款列前來誠

為一勞永逸之計相應照款開立前件議擬
上請定奪伏乞

聖裁

計開

一議錢糧

前件看得夫役工有難易之不同物料
時有消長之不齊若一槩取必而授
之值則虧苦者有不均之嘆而人情
競詭於趨避矣今該右都御史潘季

馴侍郎江一麟議夫役工難者加增
毋令苦樂不均物料照時估價仍要
嚴稽冒破委於

國計民生有裨相應依擬除勘估崔鎮等處一帶
塞決築隄諸項工程合用工料要留
改折餘銀支用一節臣等已經遵

旨會同戶部議覆奉

聖旨這漕糧改折不獨以措支河工費用亦可因此
以蘇息東南之民還再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隨

聖裁

一議分督

該本部移咨戶部徑自再議外伏候

前件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
麟議將河工自徐州北岸起至儀真
止內一應築隄塞決諸各等項工程
分爲八大工以司道郎中等官總管
每司道一員分督所屬府佐二員每
府佐一員分督州縣佐貳首領陰醫

省祭等官十員各行幹理工完之日
要將各官分別功罪題

請各一節爲照河工浩大北自豐沛南抵瓜儀延袤
一千餘里非多官分管未免顧此失
彼今河漕二臣將本工畫地委官分
管條議前來誠得專委責成之意相
應依擬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將分
工委官事宜除原議總管官楊化施

天麟奉

聖旨拿降另行外其餘各照議施行如委官不足并
中間有要務妨占難以離任者即於
附近省分有司內查有幹才者調用
自分工之後大小官員俱要實心幹
事務期底績如有應理事務止許就
工幹辦不許擅離工所以致妨事工
完之日將管工官員查有勤勞實績
及怠玩誤事并賣放夫役者分別等

第一併題

請處分伏乞

聖裁

一議夫役

前件看得前項工程浩鉅必藉夫役之多以集事若不分投雇募則恐一時短少以致妨債厥工今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議所用夫約八萬名除量調各處徭夫七千五百名外

議於廬鳳淮揚徐滁和各府州酌雇募內於災傷衝繁處所則聽該道酌量減免條議委當相應依擬伏候

命下本部咨行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即將前項所派夫役仍行各掌印官按籍雇募工食照常支給如有將無籍之徒搪塞以致臨工逃散或將老弱不堪者充役誤事及不先時預為募處致臨時缺少或虛冒夫役名色志在

侵漁者司道等官不時查覈呈請河
漕衙門指名叅

奏以憑重處再照前項河工地里遙遠夫役星散
若不嚴加點閘則虛實無從稽考合
無行令募夫府州縣各掌印官選委
廉能官員部押赴工明開某官一員
押夫若干名每夫或三十名或二十
名編為一隊如內有躲役影射者令
互相覺察本隊夫役即時稟明押夫
委官悉各官具呈管工府佐追提如有
本隊互相容隱不舉者查出并治並
不准工伏乞

聖裁奉

聖旨依擬行



